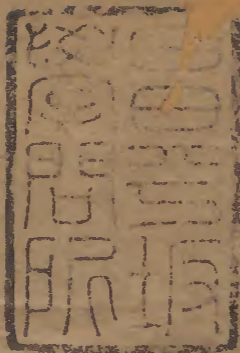


海菴文集

五十八



內閣文庫		
函	三四九二	漢書
架	六四二	類

內閣文庫		
函	三四九二	漢書
架	六四二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 34 )
函號	315	136

三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5

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答張仲叔書

淺草文庫

吾敬行簡作不同當以仲弓之言為正

不改其樂近覺集注克已復禮之目說得未盡已改作悖

文約禮之序矣更思之所說不改其樂學者不能躡進唯

干責之無諛可為此語有病可并思之

孟之友一段所說支離非聖人本意

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克

復禮之禮亦然

醫書不仁之說所論得之但亦須實見此理不可只如此

說過也

朱文

朱文

余龍寫



用之則行則字之意恐不如此

富不可求此章之意但方言其不可求耳未遽及夫求之而得禍也兩意雖畧相似而大不同可更審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如此說則道與物爲二矣况其文義本不如此集註說得甚明可更詳之

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

耐久行遠之說得之但不知如何見得仁以爲已任之重仁是何物又如何其任也可更思之一易再易之說問之果然或恐中原地美其瘠土亦勝此間之膏腴也

什一之法傳於今者大畧如此其詳則不可得而知矣以孟子考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輕重又不同而考之周禮則行助法處有公田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

蓋子集注中似已言其大曰可更詳之此等亦難卒曉須

以周禮爲本而參而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

髮髯然恐終亦不能有定論也但不不可不盡其其同耳

粟一石值錢三十文一歲而止用錢三百可見古來錢重

然其賣買皆然則人亦不以爲病也其他蓋不可考云

李惟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粟也龜錯百畝而收不過百

石者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自有不同耳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

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

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

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

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



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鐘太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爲宮則黃鐘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爲宮則大呂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鐘爲宮則太簇爲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即須面論乃可通也

所論三月不違仁人之生也直先難後獲齊魯之變中庸之德博施濟衆默而識之德之不脩志於道四教仁遠等章說皆得之然亦更宜詳味

### 答楊仲思

來喻仁說似亦未瑩如云仁以行之則心無不一此語甚有病又云無思無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又聞尊丈遠出不知是往何許尊羊獨旅恐非所宜爲子弟者當有以代其勞也漳州陳安卿書來甚長進不易得也

### 答楊仲思

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就此玩味庶幾漸次簡潔分明仍就實處加功勿令間斷乃實爲已物耳不然辨析雖精無益於得也

### 答楊仲思

前書所問數條皆大義也但字義同異之間分別未明故



難遷曉今但看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一段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主之謂性以下九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公仁之說亦是如此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已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

答楊仲思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良其背即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之

答謝成之

竊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恠者况身外之愆

愆又可復置胷中耶所恨聞道既晚即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黷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所示二典說大槩近似目昏尚未及細看此中今年絕無來學者只邵武一朋友見編書說未備近又遭喪俟其稍定當招來講究亦放詩傳作一書彼編所看後篇得接續寄來尤幸恐當有所助耳但三山林少穎說亦多可取乃不見編入何耶李氏說爲誰其論放勛字義與林說正相似又以欽哉爲戒飭二女之詞則正與鄙意合也蓋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語其下云釐降二女子媯汭嬪于虞乃是史記其下嫁二女於媯水而爲婦於虞氏於是堯戒以欽哉正如所謂必敬必戒者乃叙事之體也自孔傳便以女子于時以下爲史官所記故失其指耳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  
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  
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  
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  
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謂  
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  
篇句句依眼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揆得著似不費力然已  
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  
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十思詩序  
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  
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答黃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  
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  
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蕡公所謂  
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  
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鬼鬼神解  
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  
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  
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  
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  
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



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  
學者不可不察

答黃道夫

示喻性氣之說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  
安蓋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之以  
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以亦著擴充字未得  
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  
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水  
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  
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  
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答李子能元宗

示喻及爲學之意其善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  
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  
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  
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  
說得此次第分明近思必已有之大學今往一本可細考  
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功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  
陳後之持守見識皆不易得不知今年曾復來城中否與  
之講貫當有深益劉叔文守得亦好但未知後來所見如  
何耳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  
在審取之耳朱飛卿遠來見此相聚但亦苦多病未嘗不  
相與談及子能也

答陳廉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  
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  
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  
至近至易則即今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  
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  
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  
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來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  
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  
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錡鑿未必能真有  
益也

答陳叔向蔡

去歲南遊幸遂既見之願別後忽忽踰年欲致一書未暇

而便至竟辱先施感愧不可言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  
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  
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  
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實當佩服  
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  
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答舒提幹

示喻兩條深荷發藥偶奉祠已得請姑爲辟色辟言之計  
蕃固之禍恐亦正坐不能知難而退耳所刻二書竊意賢  
者於鄭注說之云猶有未深考者願少加詳焉而據其  
義理之不合者復以見教則幸甚幸甚

答顏子壽鑄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善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母為卒陷溺也

答邊汝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躡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為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乃信不爾幾無所措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商與當亦以為然耳

答方平叔

伏承遠貽書劄禮意甚勤而所以教誨責望之者甚至熹愚不肖懼不足以當也願獨惟念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為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認認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



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狷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禹之間矣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王欽之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為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為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切已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為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為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小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及輒效其愚未知中否有未當者却望書喻

答王欽之

所須問日臨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題目前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浼聞但願頗



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  
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  
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  
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  
二十篇尚不耐煩者得了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  
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  
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  
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  
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  
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  
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  
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造越者不  
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比入燕則東  
入齊西入秦耳

答胡平一 元衡

白鹿洞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待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  
者語似過謙此亦在夫爲之而已豈真有限隔而不容一  
窺其門戶哉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  
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不論今讀來喻考寃  
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所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  
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爲  
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



書之事爲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爲胡氏之學者爲之說曰春正月者未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尊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移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口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爲愈也甚矣夫所謂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

大學論館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爲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因書附報偶及於此幸明者有以察之也

答楊志仁 璿

示諭不省所謂然不知賢者之所爲學者欲得之於己耶欲見稱於人耶觀此用心灼然差誤請便就此推究來歷痛與掃除乃爲格物之實耳不然此心外馳不著自己徒然誦說恐無所益也

答楊志仁

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著實用工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



趨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胃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  
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  
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  
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為有體  
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坐  
如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故却都不看  
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  
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  
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  
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  
明熹解得又極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  
若據孟子所言即合儘就粗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之說

若欲理會明道先生說底則亦只合就日用間已身上回  
頭識取不須如此說作費力也日月至焉若說顏子即誠  
不可如此說今既明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其餘則但能  
如此則其工夫疏密久近較然可見何為而復有此疑耶  
且曰非本文之義則未知以本文之義為當如何耶至德  
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  
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木王翦商而言若  
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  
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  
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文何以有武未盡善  
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惜  
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



人宵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  
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放下向後時時提  
起略一番玩便自見得也通老聞欲見訪顯俟其來不及  
作書因見煩為致意然又恨志仁有書社之守不能借來  
為不滿耳

答徐子融

昭然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  
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  
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為高談虛見所移奪也  
見正叔說向得中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  
今只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

答徐子融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  
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  
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  
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向來所論雖抱  
如事才却便取僂言以為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  
同之實固為踈畧而子融力攻其失乃不於此著眼而支  
離蔓衍但言雖不合抱却而不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却九  
皆類此全不子細只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間  
數為賢者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閉眉合眼也想  
子融自恃有此便謂已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不服而有  
此門之辨至於詞氣俱厲殊駭觀聽然味其言如所謂無  
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



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粗率不精大率類此若是果能向裏思量分別詳細豈至此耶今詳來書所謂觀書究義反身順理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者依舊是錯認話頭若只似日前做功夫即所究之義所順之理所攻之惡皆恐未真實也且講論是非正為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即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刻地不是矣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為不勝己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習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才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容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其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



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

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恠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



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  
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  
空言無益於已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幸融  
才叔自立此論以為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  
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  
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  
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  
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  
無禮也

答徐子融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午節後方能強起比前一  
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足恠者亦有朋友  
數人在此相裝絕少得領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猛省  
可全責學者深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  
負所以來之意但恨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為之表率使相  
觀而善耳前書所論才叔之說大槩已足但其末云性有  
昏明則又將性作知覺看矣試更思之如何

答宋深之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入事忽忽未得款語然已足以  
自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  
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  
修辭之意可為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  
其詞氣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已之友  
相與講明古人為已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



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于莫執中者  
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  
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于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  
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  
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于莫以為  
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  
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  
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  
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末世所謂將以濟乎  
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  
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孟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  
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

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  
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  
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  
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  
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  
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其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  
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曩自十四五時得兩家  
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  
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  
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  
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賁沈墨刻



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尚在彼可就求之此二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二序侍次畧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便中幸喻及也

答宋深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效處也苟揚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宋深之

示喻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再錄去然亦未盡旦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



令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載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季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喻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為有關文章句已詳言之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尚以為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復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脩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

欲速之心懷微幸躐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所喻大學以格物為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為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為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間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并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有得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一書已極言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先生曰為己者欲得之於己也為人者欲見知於人也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  
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  
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  
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  
進耳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  
其他徃徃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  
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鏤版有  
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  
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間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  
別附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粗得失乃於已分有益若  
但泛然看過卽枉費功力矣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

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  
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  
此言可以惟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  
須自見得已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  
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  
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  
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  
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  
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容之不及  
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之注

所前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



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九看  
 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  
處數章及類演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  
 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  
 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  
 畢方換一書先要虚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  
 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  
 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  
 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  
 正心誠意為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請試考經文正心誠  
 意致知格物何者為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不害於正  
 之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為先之說亦互

有得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將去  
 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索勿正心即  
 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喻為佳就此反復殊勝泛  
 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  
 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  
 求之則比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宋澤之

自頃人還辱書之後不能再致問訊尋有臨漳之役道里  
 益遠音問益難通徒增悵想而已今春不幸長子喪亡哀  
 痛不堪亟請祠以歸行過三山始遇來使并領書五通乃  
 知先丈即中已遂寃安之奉及前此遣人與今再遣曲折  
 備見昆仲顯親傳遠之意悠久誠確有人所甚難者又不



勝其悲歎也即此盛夏兩寒遠惟侍奉佳福銘文之喻昨  
承喻及極知不能然念先契之厚固已心許久矣今茲人  
來適此禍難初意決不能辦欲且遣還來人俟向後稍閒  
爲之別尋的便附去既而思之昆仲越數千里而來求銘  
再遣使而後得達此意已不可孤向後因循未必得償此  
諾則何以見先丈於地下遂留來人隨至建陽輟哀排冗  
亟爲草定繕寫封內但鄙拙不文無以發揮行治之實而  
事狀所載亦有不能悉書者一則志狀之體詳畧自應不  
同二則慮其欲益而反損如所記未第三則病其頗涉於  
神性此三說者更望高明有以察之也今且寫得一本且  
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即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

而深之容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此皆區區之  
所深望而垂問勤儉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但千里遠書難  
盡心曲今且以其大者言之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  
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  
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  
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抵以重爲此心  
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  
相爲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  
爲功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  
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  
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  
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



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胷中  
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  
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脩己治人之方乃  
可決擇而脩持耳人還無以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  
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  
增多數條如買續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  
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陳器之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爲仁似未精伊川  
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  
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  
永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

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  
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  
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陳器之 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  
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  
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  
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徃徃以性爲不善  
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  
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  
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  
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



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

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



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葉味道

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荆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更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簣改塗，禮志云：更爨其廟，則是必先遷



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  
 又侯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其故廟而納新祔之  
 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常昭曰謂  
 祖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報梁所謂練而壞廟乃  
 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  
 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  
 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所謂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  
 年不祭者不合疑左氏所說乃當時之失非因之遂有  
在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  
 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  
 月祀於曾高特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畧相表裏而不見  
 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

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攷又  
 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于  
 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  
 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  
 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羣室皆遷而新  
 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  
 為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  
 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  
 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  
 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為快乎

答葉味道

祔說向嘗細攷欲以奉報意謂已遣今承喻却未收得必



是不曾遣去然今又尋不見大抵禮注穀梁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遷廟其說亦然此是古人必以練而遷其几筵於廟而猶日祭之如橫渠之說然今人家廟只有一間祖考同之豈容如此况又已過時只得從溫公之儀亦適當世人情之宜雖攷之於古少有不同要未為大失禮也錢君所論亦甚精詳但謂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則似未安蓋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之主以祭于其所當入之祖廟而并祭其祖若告其祖以將遷于他廟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于其廟耳其未遷于廟與既遷而未祥饋羞自如他日如此則廟自不虛寢亦有

饋非如錢君所慮也頃年陸子壽兄弟親喪亦來問此時以既祔復主告之而子靜固以為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撤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為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不知味道者得如何幸更與錢講之復以見告也

答葉味道

五服飲食居處之節昨嘗聞其畧但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之文注云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向隅滿堂不樂



服既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為之制節可乎

禮既無文不可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  
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  
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  
者皆三月不御於內不知小功總獨無明文其義安在  
禮既無文即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成於女  
家久而未歸若婿之父母死女之本喪如之何若女之  
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

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  
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弊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云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

恐無不弔之理

賀去冬侍坐承斟酌古今之制謂居喪冠服當與吉服  
稱其制度等級已略言及近見親戚有居母喪用溫公  
寬袖欄衫布幘頭取其與吉服相符而又加首經要經  
而去溫公之布四脚不知可行否

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  
制之嫌却恐吉服須講求一酌中制度相與行之耳  
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辰拜而昏暮無復再入  
未知尊意如何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若無族矣則前

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自王之非也今賀有姑其夫家反歸父母

家既者毫他日捨兄弟姪之外無為主者但不知既無所祔豈忍其神之無歸乎

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女子適人為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賤婦喪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繼者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

月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既葬而歸者乃婦人為祖父母為兄弟之為父後者耳賀雖令反終其月

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填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又

如之何補填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

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誚也

答葉味道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為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為安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



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詰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万更有何朋友在都下九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徐居甫

寓向看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真有未安處今看得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即是私偽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寓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習心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然

非作學者難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胸中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胸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變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爲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於爲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

頃與欽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謂同體異用者非請更詳之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一章集注之說備矣寓看來一



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决不向利欲邊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悌長等事皆吾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如此志道即夫子志學處以等級次第言耳據德大略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貧而樂富而好禮謂其不違仁也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知此說通否

此段看得好但所引貧富者不相似

孝弟爲仁之本章注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顏淵問仁

章又謂仁者心之全德合二處推明其說未審當審此德則生道也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故人得之以爲心者謂之仁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統萬善而包四端論其名狀則沖和溫粹渾龐涵蓄常生生不死乃得謂之仁焉此即乾之元在四時而爲春者也以仁而主四者則隨其地分發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莫不各當其所若不以仁爲主而以別箇爲主則但見不相對副但見乖隔不順且天地失其所以爲主而人亦不得其所以生者矣此所以言仁專一心之德者豈不以其維綱管攝之妙乎敬愛之理只從孝弟上發明自孝弟而推原其本則惟有此理耳所謂以仁爲孝弟之本是也孝弟而廣充其用則爲仁民愛物之事所謂爲仁以



孝弟爲本是也竊恐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專言之本則發爲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二之也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於氣稟蔽於私欲則生道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壅塞不能貫通如人疾病血氣不運於四支則手足頑麻不知痛痒而醫者亦謂之不仁人能有以體乎仁必其無一毫之私得以間其生生之體使之流行貫注無有不達無有不徧然後爲能全其心之德愛之理也此顏子之克已仲弓之敬恕與聖人居處恭執事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處正欲使工夫縝密也必磨洗蕩滌其私使無一毫之留所以喚此仁使之充長條達無不周徧則心德自全而仁斯在我矣伏乞嚴喻

此語大意得之但愛之理未可以用言耳更味之又當洽自見得失也

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

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

寓一日訪番叟先生因說孟子盡心知性處陳先生云人須是知得始得若不知得就事上做得些小濟得甚



事寓以爲此說甚然陳先生問盡其心者作如何說寓對言心統性情會衆理而妙萬物者也心最難盡惟是知得性方能盡得心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蓋性者理之得於天而自然者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孝以至於日用之所當爲者皆有箇根原來歷處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無一節之不極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無所蔽惑斯爲盡其心矣陳先生以爲不然乃言甚事不從心生只要盡得此心此心凡所存主凡所動作起居使合於理便是盡得此心此心既盡則自能知性如耳之聽正聲目之視正色手足舉動合禮皆是性寓云向所聞於先生長者與此不同耳目手足只是形耳目手足之所以能如此者方是性陳先生曰某之所以與米

米不同者正以此耳公下稍自知某說爲是某之用意不同恐難粹合寓所聞如此未得其精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盡上一箇者字下應一箇也字不知語脉當如何說寓之所對不畔尊旨否

此段論得甚好但恐下稍不長進則反見彼說爲是耳今日正好著力也

寓向在道院問親迎禮先生言親迎以來從温公婦入門以後從伊川云廟見不必俟三月只遲之半月亦可蓋少存古人重配著代之義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頗信在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爲正否

永嘉有儀禮之學合見得此事是非在氏固難盡信然其



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  
譏其失此禮耳

禮支子不祭祭必告宗子然諸子之嫡子有是襲爵其  
次子始立宗大夫士以嫡子爲宗所以上承祖宗之重  
下垂百代之傳而不敢少慢者後世禮教不明人家多  
以異姓爲後寓所見鄉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  
亡無後遂立異姓爲後來弟却有子及舉行祭禮異  
姓子既爲嫡主與凡題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論宗法  
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預其祭而已今異姓爲  
後者既非祖宗氣血所傳乃欲以爲宗子而專主其祭  
乎寓意欲以從弟之長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著名行禮  
庶幾祖先之靈或散享之不知可以起否伏乞裁

立其始爲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  
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而變常爲得情性  
之正然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必情與文稱乃  
爲得宜寓恐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  
親或情分之尊者若弔泛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  
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踈但則少變  
平日以存古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爲然否  
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  
可也

答徐居甫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王格寫

為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  
子喫緊為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  
若未見得且更虚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  
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  
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  
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  
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  
皆易為力而有功矣

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  
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  
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  
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  
憾於此也

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  
以為當死一人以為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否

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

鬼神為德注云體物是其為物之體不知此體字是體  
用之體還是體質之體

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為物之體也

答徐志伯 浩

示喻堂銘極荷不鄙三數年來不敢開口道一字尚且無

張格寫



著身處今安敢爲此以重其罪又使餘波所濺及於賢者乎燕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卧於其中似亦非便鄉間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爲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爲此耳幸試思之此雖細故其間亦自不容無義理也

答鄧衛老 綱問近思錄

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如何見得天之健處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云云綱謂偏言一事仁之用也專言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之體則愛有所

不能盡必包四者論之而後仁之體可見仁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也

蒲腔子是惻隱之心莫只是不餒否心要在腔子裏莫只是不放却否所謂腔子之義豈禪俗語耶

腔子猶言軀殼耳只是俗語非禪語也蒲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未說到不餒處下句所說得之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綱竊謂是其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天理也下學而上達也

大槩是如此更詳玩之

楊子拔一毛不爲云云綱竊謂三子皆執一而不知權



故也使楊子之拔一毛不為施之在陋巷之時即顏子矣墨子之摩頂放踵施之三過其門不入之時即禹矣故所謂中者惟可與權者能之

楊墨學不足以知道其心偏而不中豈復能為禹顏之事可更思之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

綱謂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虚心玩味兼考聖賢為學用力處實下功夫方自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綱謂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聖賢作朋之氣象與二子胸中灑落無一毫虧欠安行天理之至蓋亦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窺

測乎此未必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見大意

且如此說亦未有病然須實下功夫真有見處方有意味耳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綱謂夾持者豈內外並進之謂乎直上者豈進進不已之謂乎

直上者不為物慾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妄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

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

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為要當從科舉法都改

了乃為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能設醮方是究竟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綱謂八分者豈王氏謂其深刻猶未及於十分也

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譏之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又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綱按張氏言治大抵以井田封建為主程先生論封建頗取柳子厚之說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管見乃力詆子厚并排蘇范其說反與程



門不合何也

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處却不如  
此恐此一段乃記錄之誤也范氏說多苟簡不足爲法胡  
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  
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封建爲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  
所急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  
化而爲佛矣綱素不喜讀異端之書然徒知其跡而未  
究其去著僕遇辯詰詞必窮矣綱自度決不至陷溺則  
亦不至騁辯然一物不知君子所耻也不知於此當何  
以處之

理有未窮則胃中不能無疑礙雖不陷溺亦偶然耳况未  
必不陷溺耶至於欲騁辯而恥不知尤是末節不足言保  
窮理功夫不可有所遺然又當審其緩急之序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子厚觀驢鳴亦謂  
如此又曰子厚聞生皇子云云綱謂此即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者蓋仁之事也聖賢千言萬句  
所謂傳心者惟此而已

大槩然矣但不可只如此說了便休須是常切玩味涵養  
也

答鄧衛老

昨所示卷子久無便不得報所論鬼神者甚有條理不易  
看得如此但說乾健處云只行之一字便見草率之甚下  
文云云則又全不應所問矣恐可更深思而詳說之也又



以揚墨為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為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得中也曾點之說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又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摩籠罩將去即人人會說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濟事反害事耳

答張敬之顯文

梁惠王移民移粟之政周官廩人之職未嘗廢孟子非之者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耶

此無異議但當熟玩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其措置施行之方略次第耳

孟子答齊宣王愛牛一段

此等處與上章亦無甚異但要熟讀詳玩耳

必有事焉一段顯父謂此二者界限極難分別蓋不破力則便無所事而幾於忘才著意則未免預期欲速而流於助但將心平鋪謹守則又未見脫灑處

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之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功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踈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踈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哉其詞氣牴牾信乎遁而窮矣

夷子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子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



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也

**滕文公**之問逾迫而**孟子**所以答之者若無可為謀者極其規模所就亦不過木王畏天保國之事至於**萬章**之問宋而**孟子**遽以成湯樂天之事反覆告之豈**滕**之地褊小不足以有為而王偃滅**滕**伐薛敗諸侯之兵果有可畏之實耶

疆弱者勢也得失者事也宋**滕**之疆弱有異故其得失之効不同但共一事之如此而為得如此而為失則其理未嘗不同耳若曰以疆弱為得失則是疆者常得弱者常失也豈其然乎

以善服人則有心於求勝故人得以勝之以善養人則至誠樂與而人自心悅誠服其原亦判於公私義利之間也

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唯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車使人往為之耕之類是也

**孟子**既以智為始聖為終則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是智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為論學則智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疑不知如何

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蝦亦將何所到乎



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

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唯反其情故為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

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

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潮汐月臨子午則潮王其理謂何豈以子者陽之始午者陽之極月為陰屬故其氣交激而至此耶

潮汐之說余妻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而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答張敬之

向所示問目看得路脉全未是又多未曉此章之正意而遽引他說以雜乎其間展轉相迷彼此都曉不得不齊得事且當依傍本文逐句逐字解釋文理令其通透見得古人說此話是此意了更將來反覆玩味久之自有見處不須如此比類也聖智巧力之說則已得之矣此便是看他處底樣子也又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痴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答丁賓臣頌

十二月十一日熹扣首上啓丁君省元老友頃幸接承便  
辱垂問雖喜用意之高遠然竊觀容止之間未甚和粹意  
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所問又太多而不切有不容以  
一詞相反復者用是默默不知所對及承訪逮至於再三  
而不免少露鄙懷則足下已艱然於色而不欲聞矣自是  
以來彼此之懷終不相悉而今者承書遂有督過之意三  
復以還愧忤亡已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  
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  
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  
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躡等自謂有見講論之  
條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已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已而不

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  
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之前日  
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  
以爲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  
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熹况  
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  
和園材之子來饋亦已卻之非獨於左右爲然也

答丁賓臣

來喻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儻來似未可必足見信道  
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間未免有充人之意似又  
全未得力何耶未由面扣臨風馳想切冀以時自愛益遜  
志於義理之學是所願望



示及疑義足見勉學之意已略奉答但大低用意未盡親切更宜虚心詳味未要生疑只且似林一之看養氣章順文看去足矣久之自當有見處有疑處也

答黃嵩老

夫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即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况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示喻道之人本未有真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盡心游意積其功力 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則方

之閒踴躍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所喻日用功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爲佳然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也在氏之說未暇及此若論當讀之書何止在氏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他書也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叔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已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功夫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考異

答徐子融有性無性之說不容不結末一作結抹

第二十版

安能必二公之見從安能一作安敢 第二十二版

答宋深之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 然此等處一作然此

第二十五版

Vertical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including a large seal at the top and several columns of smaller characters.



